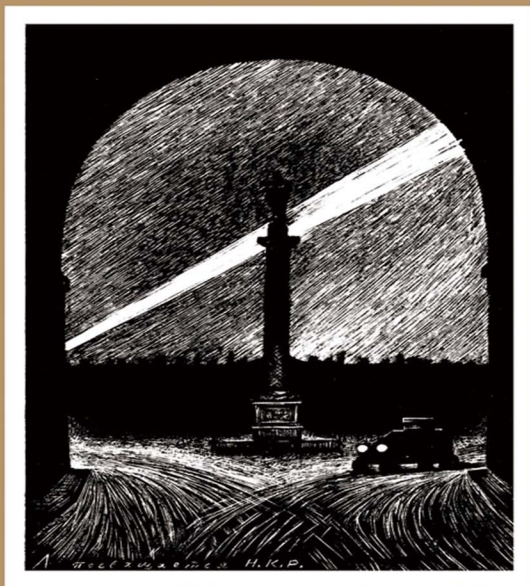


清末东京留日学生创办的政治文化刊物，一百年来首次影印出版。



河南

第五期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河南第五期目錄

●圖畫

其一 嵩山雪月

其二 中國刑訊之肖像

●論著

中國變法之回顧……………明

對於要求開設國會者之感喟……………鴻

警告同胞勿受立憲之毒論……………不

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來論文

之失……………獨

科學史教篇……………介

斯賓塞爾學案

●史譚

法國大革命時代之刺客駭洛德……………劍民

●文苑

雜詩十數首

●小說

探偵小說 海上健兒……………馥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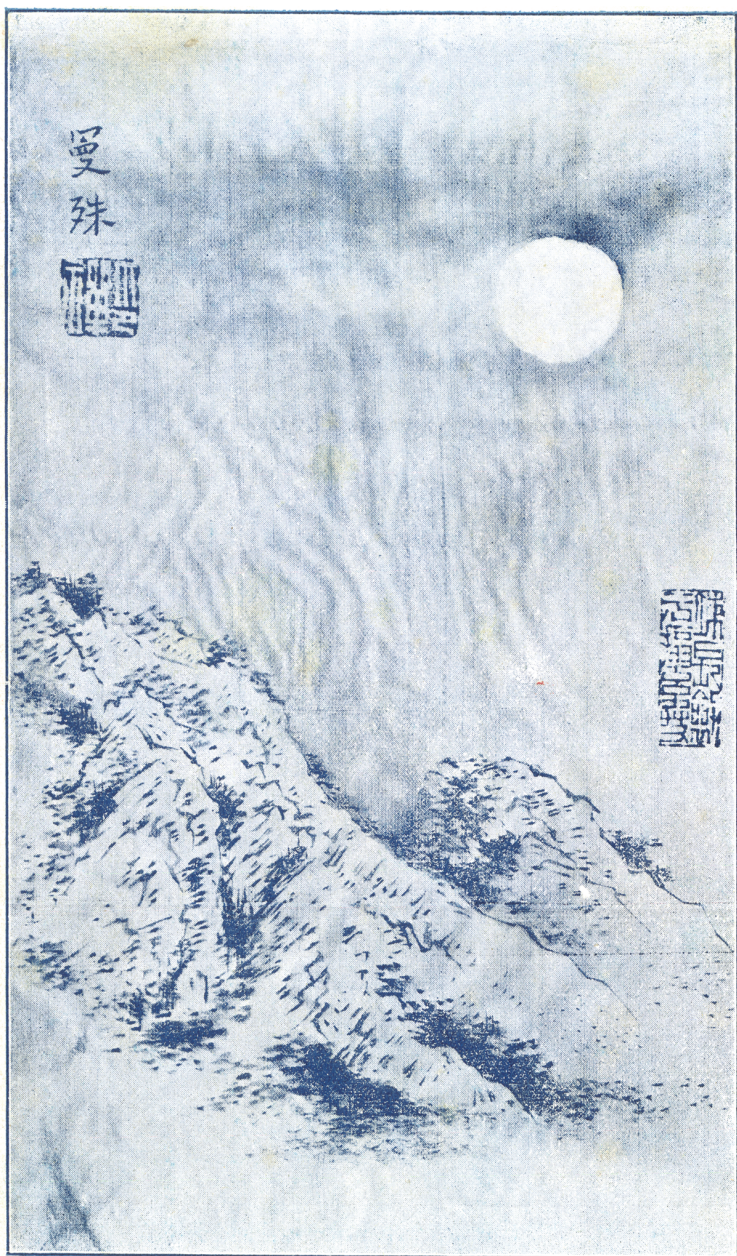
●譯件

伯倫知理自治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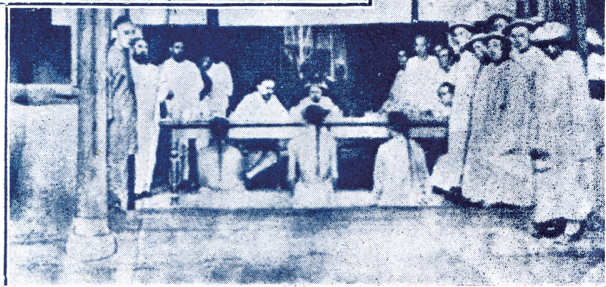
●來稿

開通學術議……………凡人





月 雪 山 嵩



像肖之訊刑國中

論 著



中國變法之回顧

明 民

乃者邦士大夫鑒于國家之喪亂。冀扶衰起。弊使四千年炎黃遺胄。不下儕于波瀾。猶太之林。乃奔走呼號。期與海內共謀改革。延遞今茲。亦既無間於人人之口耳矣。然愛智之倫。默觀深念。苟稍役心力以研求其已陳之蹟。而推索其將來殆無不怒焉。閔嘆者。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蓋社會情狀。綜詭萬端。然迨其萌芽。幾無一不密。關於政治。治國聞者。儻爲之排比。連次探信。例于龐蹟之中。則社會政治之樞胥。可持。是以燭之無隱。故執今之表顯者。以上溯其本始。則將來結果之良窳。亦可比而知也。夫中國之譚變法。垂數十年矣。曠日彌久。寸効不呈。之越北轅。相差絕遠。若細繹其蛻化遷流之蹟。似可區爲三段而言。即自咸同以來。迄于甲午。爲變法第一。

時期。甲午以後爲第二時期。甲辰乙巳下逮今茲爲第三時期。質而言之。則一期所變。僅及器物。再變則及教育。三變始及政治。若張皇其皮相。似有再接再厲之觀。而按索其精神。實有日遠日非之概。竊嘗深求其故。而得二大原因。即一爲咎在政府者。一爲咎在國民者。今不辭繇碎。用將研究所得。貢于下方。俾愛國者流。共鑒然于振國厲民之鵠。而兢兢于來軫。是則區々之微意也。

五 第
所謂咎在政府者何。則以其對於國民懷極端之猜忌也。惟其猜忌。故護專制而嫉自由。而變法遂歸於無効。蓋吾國曩處閉關之世。歸然立於亞東。孕育豐閎。秉有特殊之文采。且前臨瀕瀚之海洋。背負阻修之大陸。舟車重滯。四國不通。其有環我而居。亦靡不浴吾之文化。斯時既無國際對待之情狀。吾民即無由發生國家主義之思潮。故誤認國家爲天下甚於羅馬之民。斯誠時地風習流衍使然。無足深怪者。故論吾國國民之特質。乃耽平和而惡競爭。非國家的。而乃世界的也。以此原因。故於邦國之廢興。亦漠焉不加。

忻慮此非特對於同國之人然也。雖至異族之君入主中夏。若彼歐美之民所引爲深憾重疚。刻不能去。諸懷者吾民則恬然安之。而不怪斯寧。非歷史上之異例耶。雖然吾國固屢爲覆亡之國。吾民亦屢爲屈辱之民。然四千年文化所遺如禮法風謠。斷不至日即于隳夷而沉淪于左衽。雖以宇內至極頑蒙之族。及其與吾濡染亦終必同化于吾人。即上蒞以顓智之君。部勒其族衆。冀固保其羶風俾勿染吾華俗。然積漸薰陶其獷武之風。終必日趨于摧落。猶之投樽酒於洪池。雖欲其不合化同流。亦胡可得此鑒于歷史前事之同。然而迄今尤爲章明昭著者也。本朝奄有中夏。既已二百餘年。其猜忌吾民之心。無所不至。入關之始。即分遣八旗猛士駐守四方。以防制吾人之反側。其有草澤遺民抱亡國之戚。或蜷屈于老屋荒江。發憤著書。冀稍舒其禾黍故宮之感。然風聲未樹。刑鉞已加。甚者發冢戮尸。株親赤族。乾隆一代大獄迭興。海內皇皇手足無措。又復陰銷士氣。陽厲儒林。使天下咸震懼于專制之淫威。無復敢叩首申眉向宮廷。而正視者雖積至今茲。而威權不曾稍殺。數載以來。報館之被封與以文章而見戮辱者。亦曷可勝道。名爲革新。實則反是其猜忌之心。固

第

五

期

二百餘年如一日。吾人苟稍治當代掌故而尋攷其由。然猶不禁胸有餘哀而股有餘栗也。嗚呼。時局至今。吾人豈忍過爲意氣之言。以挑起同胞問之惡感哉。無如欲論列當今之得失。不得不推勘其利弊之原。而歷史所陳實亦無術爲之覆沒。雖有僉人欲逞一己之私衷。巧爲辨護。而事實具在。昭若秋陽。其景曜不至爲高天孤雲之所匿也。亦自然之數耳。且政府之猜忌吾人也。以一種族征服一種族之大例推之。彼亦出于事勢之不容已。何則。以吾國衆民廣土文化復高。而以之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彼則岸然臨于吾上。而自處於征服者之地位。冠履倒置。實爲兀艱難。安今英人之于印度。日本之于高麗。程度相違。強弱亦異。然彼三韓身毒之民。猶且怵志劇心。日謀恢復國權之方策。矧吾國今之主權者。其與吾衣裳冠帶之倫。賢不肖相差絕遠。其對于吾人之政策。顧肯稍流于放任耶。惟是天演公例。優者生存。今萃滿漢二族而校其智力德材。瞭然如黑白之可判。顧乃上下易位。成敗相反。若斯然後知近人謂爲軼出天演之恒軌。言之非虛語也。昔雍正之季。曾有上諭。禁滿人學習八股。謂是不過籠絡漢人之具。又某親王曰。我國練兵。不過爲防家賊計耳。而剛

穀之徒復倡爲漢強滿亡滿肥漢疲之口訣。政策相傳由來已遠。以此可知吾所謂政府之猜忌吾人二百餘年如一日者。決非周內鍛練之詞也。以此原因。故政府之于吾民。不欲其智而欲其愚。不欲其明而欲其闇。不欲其強而欲其弱。不欲其剛而欲其柔。然後彼可高臥九重。偃然肆于吾民之上。而坐收指揮奠定之功。脫使吾國能長此終古。絕客閉關。亦未始不可。永享昇平。維持專制。有道之基。于不替無如天時反覆。海水揚波。而奇局大開。彼碧眼黃髮之儔。乃得挾其鐵砲輪船。越七萬里波濤。而蒞止歐風。猛扇海禁。亦開朝野臣民。乃驚愕不知所措。始猶欲挾其足。已自封之。智以凌彼朝華。方作之民。至儕之於夷狄。泊乎一再創。屢而一部分較爲明通之士。始稍爲世勢所推移。乃降志下心。略與研求。所謂洋務者。而變法之機。遂權輿於此矣。然略事皮毛。得之太淺。以爲歐人之強。盛僅存於利礮堅船。今欲戰勝強鄰。不可不師其長技。故當時攷求時務之士。均以此事爲要圖。于是於咸豐十年。遂有令曾國藩等購辦外洋船礮之旨。然朝廷此舉。本非欲固邊防。實欲以防內亂。試一披恭親王當時之奏牘。其原因即可瞭然矣。原奏略謂「粵亂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

期 五 第

年。推原其故。由于道光間沿海不靖。其時遣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間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中略）臣等期于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礮。（中略）巴夏禮自長江來。謂船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中略）自不如用火輪船。勦辦更爲得力。云云。由此觀之。其嚴防家賊之心。昭然可見。當時章奏具在。至可推勘也。嗣後以船礮之原。出於機械。用力少而成功多。與其購自重洋。不若自行製造。經費既省。新舊亦殊。於是于同治三年。乃有遣容純甫出洋採辦各種汽機之舉。而斯時上海製造局等。已寢寢開設。而福建船政局。亦于同治五年建立矣。當此之時。朝士大夫。胥棲心于唐虞三代之故。高語昔聖先王。鄙夷洋務。爲不屑道。士子方耽溺于科名帖括。大夢沉沉。蟄伏鄉井。不識有所謂地球各國者。其尙焉者。亦不過僅悉英法花旗諸國之名。又復爲金石詞章所汨。或不肯役心于當代得失之故。至迂腐之儒。老死不出里閭。耳口心思。膠固不周于事遽。見新奇之器。必加以「洋」字之冠。詞如洋火。洋報。洋油。洋布之屬。尤不可以更僕數。甚則諱洋字。而不談斥洋器。而不用以爲奇技淫巧。害俗傷民。聖人之徒。

所宜痛絕其有譚言新異衣服離奇則羣起大譁必目之爲名教之罪人而詈之申俾不見容於里鄙故當時之士于中外世勢遷流之蹟有真知灼見者不過數人然上既迫于專制君主之淫威下復爲舉國士林所譁笑亦僅識藏身自固決不敢直情逕起以與社會之羅網相衝故沈文肅于旣成之滬淞鐵路復以巨貲購回而折之至將其鐵軌百材沉之于海曰勿使後人謂中國鐵道之興權輿於沈某怪哉此言殆可將當時明悉時局諸公之心合盤托出也至若郭氏筠仙號爲雅通時變其議論識見似卓絕乎庸流然以是大不容于湘人囂張之徒至欲殺之以爲快以此之故是以當時所變僅及於器械之微抑以法令綦嚴立朝束帶之徒概皆蒙老子以儒術之皮以愼言寡過爲歸不敢多有所建白如曾文正者即其中藏身最固之一人也以彼當時廓定東南邦如再造非不察國家之積弊非不知時局之艱難非不探學術之源流非不悉民生之憔悴乃束身自好不發一言彼生平謂最惡鄉愿不知適自蹈之殊可大爲悼嘆者也

夫是時反對洋務最力者莫倭仁若當丁卯三月設同文館于京師擬招集士子學

期 五 第

習算術方言。廷臣疏諫紛紜。摺皆留中不發。御史張盛藻並請毋庸招集正途。旋遭諭駁。大學士倭仁因抗疏力爭。略謂「立國之道。尙禮義不尙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爲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且夷人吾仇也。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衆。咸歸于夷不止。今正途學習。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爲所染。恐適墮其術中云云。」夫倭氏固當時之理學名臣。雅負時望。且于政治界中占極高之位。置褒然爲儒臣之領袖。登高一嘯。竺舊之士四應于朝。革新萌芽。卒爲所沮。嗚呼。千尋之坊。潰于一蟻。陵夷至今。國是不定。溯厥本原文。端固不能辭其咎也。

以此諸因。嘗故當日謀國之臣。目光所照。心力所營。僅及于質學之一部。命其名曰格致。雖間立一二學校。亦僅從事于文字語言。未有辯及哲理律法之故者。輒曰形上者。道形下者。器道者。吾所固有。器可取法。泰西道爲體。而器爲用。器爲末。而道爲

根此等口禪幾乎千人一律此在風氣初開夫亦何怪特恨當事諸公並此所主張者亦不能貫徹其目的虛糜歲月牝擲黃金迄今數十餘年而不睹絲毫之効益良可恫也

今夫物質科學者爲十九世紀世界文明進步之源泉歐米諸洲興國立民之根極俄以此而拓疆萬里英以此而殖富五洲德以此而勃建新邦法以此而復恢祖國豐功卓効旣昭著于民生雖日率大地羣庶禱祝謳歌尤恐不能竟其偉績吾乃于當日政府諸公之講求格致機器也而極端不表同情焉抑獨何哉誠以其專講形式上之美觀而不求其精神于實際也嗚呼江南之橘遷地弗良葉公之龍非心真好有同一器物同一學術外人執之馴可致於富强中國倣之適足促其貧弱何則誠以彼爲發於建立家國之肫誠我則藉以敷衍人民之耳目宗趣不同而根本之道異也

不然何以自同光之間所謂製造局船政局格致書院水師學堂者已相繼而

第

五

期

立至今未聞中國有一工程師博物家海軍人材等出乎其際耶夫以中國人民之聰智豈眞學不如人母亦政府辦法不良不于根本之端加之意惟略求形式以飾觀瞻故各局廠設立以來未能發明一礮未能新製一船推厥病根厥有多故然實以官辦爲之總因夫廠歸官辦則一切程式多屬虛文工料貲金均有成例即有自出思理發見新機而所需試驗器械經濟必多且彼所謂監督總辦者毫無學術只圖自己之身家不顧國家之苦樂即有發明新器彼亦無利可圖故亦不爲之提倡夫國家旣無鼓舞人才之法學者復無堅忍之功乃欲收効果于前途是無異求魚而緣木也且吾國豈眞無一物質學者哉特有之而政府不能用耳如米國某大工廠尙聘有吾國人爲總工程師者今春英國某雜誌所載有吾國廣東某君曾發明空中飛艇者以吾所聞尙不止此特政府至今並不欲識其名即知其人亦不能盡其用耳此可爲之太息痛恨者也嗚呼吾人試一思之其故果安在哉其故果安在哉

未完

對於要求開設國會者之感喟

(續第四號)

次 章

要求之性質 (攻妄)

鴻

飛

凡論一事。先言目的。次言手段。茲於國會之目的未言。而先言要求之手段。無乃不倫。惟此篇乃專爲『中國新報』而發。彼於國會。已未求其實質。徒驚其抽象之空名。是已無目的之可言。且其居心。亦不過藉要求國會之名。與政府相接納。政治之改革。固非其所問。其成功也。敷衍一無人格之國會。以增長政府之惡劣。其不成功也。而已已廁入於政府中爲大員矣。蓋初心即爲要求利祿而來。是目的已在其要求中。故完全之國會。原非彼等所重。惟要求之手段。乃其最重之方法。然至於現在。彼已列身政府。是要求之目的已達。而要求之手段。亦無可言。蓋要求者。必在下。或國會既開之後。而議會對於行政部。亦可謂之要求。今彼居然執行政事務矣。則開設之權。操之在彼。而要求之手段。亦無可對之相手方。則是最宜注意者。惟在國會性質問題而已。然前者已往。固可